

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

第二十四卷

李四题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主编 郑电波

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

第二十四卷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

平四野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24卷 / 郑电波主编. —郑州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542-0998-1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78576 号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

出 版 人 刘宏伟

总 编 审 汪大凯

总 策 划 刘宏伟

策划编辑 郑电波

责任编辑 郑电波 高燕燕

责任校对 肖攀锋

装帧设计 吴丹青

装帧制作 董 雪

封面题字 贾平凹

插 图 董 钺

出版发行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

邮 编 450002

网 址 <http://www.zynm.com>

电 话 0371-65751257

邮购热线 0371-65724566

传 真 0371-65751257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

1/16

印 张 23

字 数 443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2-0998-1

定 价 9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问 张 炜 贾平凹 李佩甫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守国 田中禾 孙广举

刘思谦 刘 恪 何 弘

罗阿波 耿占春 原 非

魏世祥

纲目总审 张 炜

主 编 郑电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琮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张月华 王向阳 王 刚 才 让 赵文玺

凡 例

本大系全套共 36 卷,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、中篇名作。其中前 6 卷为短篇小说,后 30 卷(7 卷—36 卷)为中篇小说。其中包括荣获全国大奖的乡土短、中篇小说;被小说选刊选载且极具影响力的作品;在当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、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作品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卷从作品的品质考量前后有所微调,但大的格局不变。

上世纪整个 80 年代,是中篇乡土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段,名作灿若群星,该大系收录此时段的作品较多。短篇小说系列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部分,而中篇小说系列不作界分。

每卷的字数大致相当。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及 90 年代初,一般中篇小说的篇幅比后来的较长,因此每卷的篇数较少,这也是全套各卷选篇数目不均的原因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,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,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,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,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,欣悦和忧郁,惊愕与绝望,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,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张 炜

2013 年春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。

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阶段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贾平凹

2014 年春

前 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，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，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，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，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，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，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文学中，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，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，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，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，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，农民心气的勃发，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，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，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，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，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，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：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，社会的深层变革，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，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

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辘轳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

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

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(1977—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、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2013年初春

目 录

豌豆偷树	李佩甫	001
山杠爷	李一清	039
现场会	苦 马	070
步出密林	周大新	103
村长	何 申	139
乡间故事	阎连科	170
寨王之死	贺慈航	209
烦恼就是智慧	张贤亮	234
鼃王	朱月瑜	319

豌豆偷树

李佩甫

1985年9月1日

开学了，我仍是六年级的班主任。当班主任一月有五块钱的津贴，校长常常很随意地更换。一学期一换。这次他没换。

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口臭气，学生娃刚从地里拱出来，一个个土头土脸的。过去，我曾强调过要洗脸，当学生了，要洗脸。可乡下活太多，十几岁的学生也算是半劳力了，忙了一夏天，整日在田里扑腾，头脸就顾不上了。顶多擦一把，马马虎虎。说也无用，这是一种习惯。我没有强调刷牙，在乡下，刷牙很奢侈。我也是在县城上高中时才开始刷牙的。说心里话，我如果有钱，会让学生们都刷牙，一人发一套牙具，把牙刷得白白的，教室里就不会有口臭气了。可惜我没钱。

这是头一天，学生仅来了七七八八，不齐。看看地很脏。假期里有人借教室办酒宴，一地烟头。房角里净蜘蛛网。窗户上还钉着隔年的塑料薄膜，烂了的塑料薄膜被剥蚀得像小孩尿布一样。我吩咐学生们打扫卫生，学生说没笤帚。就去找校长要笤帚。

校长室在东边，门虚掩着。推开门，见校长光脊梁，在逮虱。校长放下汗衣，忙净手，而后问：“干啥呢？文英。你干啥呢，也不言声？”

我说：“领笤帚呢。校长，我来领笤帚。”

校长说：“没笤帚。今年经费紧张，没钱买笤帚。”

我看着校长。校长身上没多少肉，筋巴巴的，皱儿多。校长说：“将就吧。”

我回到教室，对学生们说：“散吧。明儿带笤帚来。”

学生们就散了。

9月3日

今天正式上课。

我清点人数，班里有四十一个学生，空了三个位置。王小丢没有来，王聚财没有来，王大花也没有来。

我问：“谁知道他们为啥没来？”

同学们嚷嚷道：

“老师，王小丢他爹不让他上了。”

“王聚财去给他家老母猪配种了。”

“王大花帮她娘生孩子去了……”

学生们哄然大笑，亮一片黄牙。我严厉地说：

“不要笑！”

这时，王钢蛋站起来说：“不诳你，老师。王大花去新疆帮她娘生孩子去了……”

阳光从门外射进来，晃得人眼花。我无话可说，就说：“上课吧……”

王大花的娘，论辈分我该叫一声婶。乡下没别的，就是想生男孩，好传宗接代。她又怀孕了，生了三个妞，还想要娃。王大花在家里是老大，才十四岁，就跟她娘到新疆去了，去躲避计划生育。此去千里，多大的云彩呀，就拉着大妹，抱着小妹，还要护她娘的肚子，学也不上了……

王聚财去给他家老母猪配种，连假也不请，准是又挨他爹的破鞋底了。他家的老母猪一年生三窝猪娃，很能挣钱，是他爹的“命”。你要给他说，上学重要，还是老母猪重要，他爹肯定会说老母猪能治钱。他爹是个“咬断筋”，有理扯不清。

王小丢不该不上。虽说他家最穷，可这孩子聪明，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。不上可惜了……

中午，我去了王小丢家。小丢爹见我来了，扔出一个小板凳，说：“坐。”

人没坐，苍蝇先坐了，一屁股下去，砸死两只。觉得湿，欠起屁股，小丢爹大手一抹，说：“坐。”

只好坐。小丢爹依树蹲着，说：“闲了？”我说：“闲了。”

院里很脏，撒一地鸡屎。苍蝇在头顶“嗡嗡”飞，很亲热人，赶都赶不去。一只小克郎猪在脚边“哼哼”着拱，得用脚踢着。蚊子一团一团地从灶屋的浓烟里卷出来，四下撞。有公鸡在淘菜、洗碗用的瓦盆上立着，不时啄一下，像敲钟。水缸呢，紧挨着粪坑，缸还是烂的，上边趴一层蚊虫……

我问：“小丢呢？”

小丢爹说：“丢卖烟去了。俺不上了，上也是白上。识俩字算了。”

我说：“让小丢上吧。咱村多少年没送出去一个，孩子聪明，不上可惜了……”

我说了一堆好话，讲了很多道理。小丢爹像蔫瓜一样，眉头蹙着，一锅子一锅子吸烟。他额头上趴着一只金色的苍蝇。阳光下，脸很重，苍蝇很明亮。

灶屋里，风箱一嗒一嗒响着，忽然就静了。烟雾里探出一头柴草，是小丢娘。小丢娘说：“你看俺这一家，你看俺这一家……”紧着就咳嗽起来。而后叹口气，哑

着喉咙说，“他爹是个榆木疙瘩，地也种不好，又不会做个生意。盖房吧，拖一屁股债……家里缺人手。”

我说：“要是学费有困难，我给学校说，给他免了。这行吧？”

小丢爹说：“日他娘，日他娘哩！”小丢娘说：“买起猪，打起圈；娶起媳妇，管起饭。国家的事，咱也不能欠人家。就是人手紧……”

我不能松口，我又说：“十几岁的孩子不上学，长大了又是个文盲，还不是照样受人欺负。”

这句话很吃紧，老实人最怕受人欺负。小丢娘转着圈说：“那，那……要是能上出个名堂，就让他上吧。”

小丢爹轰了苍蝇，白了小丢娘一眼，说：“毬哩，能上个啥毬名堂？”

我赶忙说：“能上出名堂，让他上吧。”

说着话，院里似有了风，有了蕴润的生气，有了一片肉色的明亮。扭头一看，王小丢回来了。这孩子走路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倏尔就站在院子里了。静静的，黑脸上淌着一层热汗。

王小丢看见我，眼一亮，亲热地叫了声老师。

小丢爹问：“烟卖了？”

王小丢说：“卖了。”

小丢爹问：“几级？”

王小丢说：“三级。”

小丢爹喷一嘴唾沫，骂道：“日他娘！二级烟卖三级……”

王小丢不吭，很懂事地立着，脸上的汗一滴一滴往下落。

小丢爹唠叨说：“咱不认识人家，要是认识，三级烟能卖一级。日他娘咍……”

王小丢仍不说话，就那双眼睛亮着。仿佛知道骂也无用，就不吭。

我对王小丢说：“小丢，下午去学校上课吧。给你爹说了，不交学费，上吧。”

王小丢的目光从爹娘脸上扫过去，头慢慢转着，似喜非喜，脸上竟带着与年龄很不相称的沉稳。见他爹还在唠叨着骂“烟站”里的人，就说：“晌午了，老师，在这儿吃吧，叫俺娘擀蒜面。”

小丢娘慌了，忙说：“你看，你看……也没啥好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不了。记着下午上课，我回了。”

小丢娘见我站起来，说：“吃嘛，在这吃嘛……”又说，“好好上，别负了老师的心意。”

当我走出院子的时候，王小丢默默地跟在后边，仍是无话。可我感觉到了，身后有两条细杆腿举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那眼睛很重。

9月11日

上午，校长女人堵在学校门口大骂。

校长女人跟我同岁，才三十八，已苍老得叫人不忍看。黄瓜条脸，龇着一嘴猪屎牙，头发乱麻麻的，立在学校门口拍腿大骂：

“郭海峰，你个挨千刀挨万刀的，你出来！见棵嫩白菜就想甩了老娘，你休想！老娘给你吃给你睡给你生娃，老娘哪一点对不起你？……”

校长是许昌人，早年在城里教学，五七年打成右派，贬到乡下来了。那时候，校长是村里唯一的国家教师。后来娶了老支书的女儿做老婆，成了村里的老女婿。

“老女婿”趿拉着鞋从办公室里跑出来，慌慌地说：“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有话回家说。”

校长女人上去拎住校长的耳朵，说：“走，上村街里说，哪儿热闹咱上哪儿……”

校长说：“国灿他娘，国灿他娘……”许是怕学生们笑话，就乖乖地跟着女人出校门了。

昨天，学校来了个城里姑娘，穿飘裙。跟校长在办公室谈了半日，而后就走了。校长送到门口，一脸光气。回头给人说是他一位同学的女儿，大学毕业，分在县教育局工作，依母亲的吩咐来看看他。校长说，这姑娘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。“校花！”校长说，“那时候，上师范那时候……”

不知哪位多嘴驴报与校长女人，女人就骂到学校来了。

放学的时候，见校长女人在地里种萝卜，校长跟在女人身后点种，裤腿绾着，一步一挪，一步一挪……校长女人还不依不饶地抡着锄说：“……郭海峰，你要有外心，我死也不饶你。我死了变个厉鬼，天天站你床前头！”校长一边点种，一边赔礼说：“这多年了，这多年了……”

记得二十六年前，年轻的郭海峰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王文英同学，好好学习吧。我当人梯，一定把你送出去。世界大哪！”

他没把我送出去，自己倒留下来了。

9月13日

午后去镇上给娘抓药。三剂中药五元八，带洋五元，不足，又携鸡蛋十个，卖与镇人。

多日不来，镇上日见繁华。人多、车多，卖东西的多。女人身上有很多颜色，穿飘裙，走路簸箕样，不由多看两眼。

路过乡政府门口，碰上了老同学孙其志。昔日在县城上高中，孙其志曾与我同窗三载。那时候孙其志与我同坐一个桌，同吃一锅饭，同睡一张床（上下铺）。有一次，他夜惊尿了床，尿水从上铺流到下铺上，第二天早上我们俩又一块晒被子……孙其志头大，常被同学们戏称为“孙大头”。现在“孙大头”当官了，是乡里的民政助理。他与乡长一干人又说又笑地从门里走出来，像是刚吃了酒，脸上油光光的，有桃色。既是老同学见面，自然要打个招呼。我忙下车，迎上去喊：“孙其志，孙……”

谁知，孙其志明明看见我了，脸上的笑还像胡椒面一样撒着，却忽地转过脸，巴巴地去拍乡长肩上的土，像不认识一样。可叹哪，我已张口，忙闭嘴，就觉得人贱。木木地站了两秒钟，狗一样推着车往前走。走了几步，只觉秋阳如虎，浑身蝎蜚。刚刚卖了鸡蛋，这会儿又卖了脸皮，厚颜无耻也只有到我这种地步了。于是我又折身拐回来，正对着孙其志一帮人。孙其志见我回来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我说：“孙大头，孙其志，孙助理，你不认识我么？你就是不认识我？我文英再穷，拉棍要饭也要不到你门前哪！别说你当个驴尾巴吊蚂蚁样个小助理，你就是县太爷，就是国务院总理，我穷是我的，穷气也粘不到你身上哇？！狗眼看人低！”

骂完，我返身上车，扬长而去。孙其志满脸潮红，结结巴巴地追着喊：“文英，文英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痛快！痛快！痛快！

车是借洪魁家的，脚踏蹬坏了，修后还了人家。

9月15日

白眼狼。

我是在学校厕所里发现的。厕所墙坍了一半，还有一半，能遮住屁股。就在那爬满绿头苍蝇，能遮住屁股的一小半土墙上，孩子们书写着“白眼狼，好尿床”的粉笔字。字写得不好，枝枝杈杈的，很阳壮。只不过狼字少了一点，成了“白眼狠”。

尿完了，眼望着远处那排破旧不堪的校舍，望着操场上那对歪歪斜斜的篮球架，望着天上那块火热的白云，听着学生娃那念经一般的读书声，倏尔，我明白了：白眼狼就是我，我就是白眼狼。

我眼里有块白斑，是娘胎里带的。村里人叫得有些好听些，说是“棠梨花”。我左眼里有个“棠梨花”，孩子们就说是“白眼狼”。

从厕所里走出来，在一排教室的砖墙上，我又看到了粉笔字。教室墙上有很多“大×白眼狼”“××白眼狼”的粉笔字……

时光倒回去了，我看见时光一点一点往回倒。我是从三年级开始接这个班的。这个班的前任老师是王明顺。王明顺老师是村长的兄弟，他初小毕业，识字本就不多，给村长言一声，就来教学了。他是拿了他娘的老花镜戴着来给学生上课的。王明顺老师往讲台上一站，很神气地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，“唰唰唰——”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算式而后抻着腰大声问：“同学们， 4×0 等于几？”座中有学生举手，王明顺老师指头一点：“好，你说。”那学生说：“老师， $4 \times 0 = 0$ 。”王明顺老师手一挥：“不对，不对！坐下吧。”接着又问：“还有谁知道？”再有学生举手，王明顺老师咳嗽一声，再点道：“说吧。”那学生说：“ $4 \times 0 = 4$ 。”王明顺老师一拍腿：“对了嘛！……”我并不想贬低王明顺老师，是校长实在看不下去才让我接这个班的。都上三年级了，班里竟